



FTS

Frontiers of Theatre Studies

FTS, Vol. 1, No. 1, 2026, pp.10-17.

Print ISSN: 3106-8073; Online ISSN: 3106-8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t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ts260102ssjds>



追寻空间正义：《克莱伯恩公园》的困境、抗争与愿景

罗 茜 (Luo Qian), 孔 瑞 (Kong Rui)

摘要：当代美国戏剧家布鲁斯·诺里斯的《克莱伯恩公园》荣获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及奥利弗奖等多项大奖。该剧通过半世纪内同一社区的两起黑人房产交易，揭示美国种族问题的复杂性与持久性。本文聚焦《克莱伯恩公园》的空间正义研究：空间非正义的表征展现非裔群体困境，揭露种族偏见的荒谬性；空间非正义的反抗彰显不公主题，反映非裔群体寻求空间正义的艰难与决心；空间正义的愿景揭示平等思想，传达出对种族之间和谐共生，构建空间正义的期盼。

关键词：布鲁斯·诺里斯；《克莱伯恩公园》；空间正义

作者简介：罗茜，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2632596623@qq.com；孔瑞（通讯作者），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美国戏剧，电子邮箱：ruirui.kong@126.com。

Title: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The Dilemma, Struggle and Vision of *Clybourne Park*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 Bruce Norris's *Clybourne Park*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such as the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the Tony Award, and the Olivier Award. Through two incidents of black family property transactions that occurred in the same park community over a period of fifty years, the play reveals the complexity and persistence of racial issues in American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al justice research of *Clybourne Park*: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injustice showcases the plight of the African

Received: 01 Jan 2026 / Revised: 14 May 2026 / Accepted: 04 Jun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American community and exposes the absurdity of racial prejudice; the resistance of spatial injustice highlights the theme of injustice and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the vision of spatial justice reveals the idea of equality and conveys the expectation of building spatial justice among races through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words: Bruce Norris; *Clybourne Park*; spatial justice

Author Biographies: Luo Qian, Master's student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2632596623@qq.com.

Kong Rui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E-mail: ruiruikong@126.com.

一、引言

美国当代戏剧家布鲁斯·诺里斯 (Bruce Norris, 1960-) 的《克莱伯恩公园》(Clybourne Park, 2010) 荣获 2012 年托尼奖, 2011 年普利策戏剧奖以及 2010 年奥利弗奖等多项戏剧大奖, 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克莱伯恩公园》以美国种族问题为核心, 探讨了种族、阶级、家庭和社区等复杂的社会议题, 剧名以特定的公园社区空间命名, 凸显了空间在剧作中的独特意义。正如史学家安德鲁·维斯 (Andrew Wiese) 所言, “空间和空间斗争是非裔美国人生活的重心” (Wiese, 2002)。戏剧通过展现克莱伯恩公园社区两对黑人夫妇在相隔半世纪的空间经验, 折射出非裔群体长期遭遇的空间剥削与空间不公, 从而揭示种族问题在美国社会中的复杂性与持久性。

基于此,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家爱德华·索亚 (Edward W. Soja) 的空间正义理论对剧作展开分析。索亚的《追寻空间正义》(Seeking Spatial Justice, 2010) 强调,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生成性维度, “‘空间正义’既是城市研究和社会批判的重要命题, 也是理解不平等的关键路径” (Soja, 2010)。索亚的理论与剧作的主题呈现出高度契合: 首先以“无形藩篱”分析空间非正义的表征, 其次是“生根破壁”作为空间非正义的反抗, 最后是“共食同桌”表达“空间正义愿景”。本文通过“表征—抗争—重构”的分析进路, 揭示《克莱伯恩公园》空间非正义的权力逻辑与族裔困境, 凸显非裔群体在空间压迫下的抵抗姿态, 最终指向跨族群协商与空间重构的愿景, 彰显该社会批判戏剧在空间正义理论框架下的独特意义。

二、“无形藩篱”: 空间非正义的表征

“正义”英文 justice 的词源来自于拉丁语 “justitia”, 意为“正义”、“公平”。索亚指出, 正义的理念“都有一个因果地理学, 这是一种空间表达” (Soja, 2010), 换言之, 正义具有空间性, “与正义密切相关的诸多议题, 如社会融合与排斥、公民权与民主、种族/性别政治等, 都必须以空间思维进行审视与探讨” (Wang Fei, Lin Yuanfu, 2021, p.61)。在《克莱伯恩公园》中, 白人业主鲁斯与贝芙·斯托勒夫妇决定出售自宅。社区协会负责人卡尔·林德获悉买家为黑人后, 出于种族偏见, 竭力阻挠该交易, 并有意将黑人劳工弗朗辛和阿尔伯特卷入与斯托勒夫妇的话语交锋, 企图佐证其所谓“种族难以融合”的狭隘立场。这场言语博弈不仅揭示出以卡尔为代表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如何竭

力维护自身特权利益，更暴露出他们通过话语实践积极建构对黑人群体的空间支配。该过程所产生的空间非正义，具体表征为一种基于种族刻板印象的空间区隔。

“区隔”英文 *distinction* 又译“区分”，强调区别与差异，“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过程：有隔进的，就有隔出去的” (Zhao Kuangheng, 2015, p.55)。种族空间区隔即部分群体基于种族身份，在地理空间上被系统性隔离的现象。《克莱伯恩公园》中即将搬入小区的黑人新住户遭受了种族空间的区隔。当得知即将迁入的新住户是黑人家庭时，社区中的部分白人居民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不安。业主代表卡尔在确认这一情况后，不惜多方奔走，竭力阻挠交易达成。他以黑人群体“素质低下”、“犯罪率高”等刻板印象为借口，试图说服鲁斯和贝芙·斯托勒夫妇取消购房协议，甚至提议由社区共同筹资、高价回购房屋，以阻止黑人家庭的入住。然而鲁斯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早已对这里彻底失望，他深信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排斥与冷漠正是导致其儿子肯尼斯自杀的根源之一。他不在意购房者的族裔身份，只希望尽快售出房产，离开这个表面团结、实则虚伪的社区，开启新的生活。卡尔没有就此打消念头，他以种族间生活习惯为切入点，有意询问黑人夫妇弗朗辛和阿尔伯特是否滑雪，借此得出种族间难以共享社区空间的结论：

卡尔：弗朗辛，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滑雪吗？

弗朗辛：我滑雪吗？

卡尔：或者你的丈夫滑雪吗？

弗朗辛：滑雪？

卡尔：高山滑雪？

弗朗辛：我们不滑雪，不。

卡尔：这就是我要说的。在圣斯坦尼斯劳斯上学的孩子们，每年我们带他们去印第安黑德山滑雪，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儿呆了这么久，一次也没见过一个有色人种家庭。(Norris, 2011, p.87)^①

卡尔在对话中想要阐明，某些运动比如滑雪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他所在的克莱伯恩社区居民都会滑雪，而且每年都会参加滑雪活动，以此增强种族区隔，最终论证黑人家庭无法融入社区生活，甚至暗示这种差异是“自然”且不可逾越的。在第二幕中，滑雪这一意象再次出现，但与之之前形成鲜明的角色置换。此次发问者变为黑人凯文，他询问白人史蒂夫“你会滑雪吗？” (p.179)。史蒂夫的妻子林赛大笑并惊讶地反问“他？” (p.179)，答案已然不言自明：白人史蒂夫并不擅长滑雪，而黑人凯文却是一位滑雪专家，甚至为了追求极致体验专门前往世界著名的滑雪胜地瑞士。这一场景与第一幕形成强烈对比：此前卡尔试图以滑雪作为黑人“天生”不参与该项运动、因而“不配”融入白人社区的所谓依据，在此被彻底颠覆。滑雪不是白人的专属技能，以其作为种族区隔的借口显得荒谬而无根据，彰显了种族偏见的荒谬性。同样，剧中围绕食物偏好展开的对话，亦揭露出同样的主题，例如阿尔伯特拒绝在不卖猪蹄的超市购物，而克莱伯恩公园社区的超市恰好

^① Bruce, Norris. (2011). *Clybourne Park: A Play*. Macmillan.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缺少此商品，卡尔则借此论证生活方式差异会导致种族间无法共处，以维护所谓“种族纯洁性”，也遭到文本自身的讽刺性消解：卡尔之妻贝特西来自地中海地区，其传统菜肴北欧碱鱼被卡尔认为“一点也不合我的口味”（p.83），然而二人仍共同生活、结为连理。诺里斯借此表明，种族间具体的文化差异从未阻止个体间的相互接纳；恰恰是种族主义话语，虚构出不可逾越的鸿沟，实施种族空间的非正义，深刻揭示了种族偏见核心的荒谬性与虚伪性。

《克莱伯恩公园》黑人阿尔伯特所遭受的种族空间非正义，同样揭露了种族主义内在逻辑的虚妄。作为斯托勒家黑人女佣弗朗辛的丈夫，阿尔伯特每日准时出现在斯托勒家门口接妻子下班。这一行为本身就与所谓黑人男性是“缺席的丈夫与父亲”的刻板印象形成强烈反差，甚至引来白人主妇贝芙的羡慕“要是我也有像弗朗辛那样的上门服务就好了”（p.49）。然而，尽管阿尔伯特以耐心与体贴有力驳斥了“黑人更具攻击性与危险性”的固有偏见，斯托勒夫妇仍因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对他充满戒备。当贝芙客套地询问阿尔伯特是否要进屋等候，却随即补充道：“我敢肯定外面一定很暖和，对吧？”（p.46）其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阿尔伯特只能知趣地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被一道无形的界限隔离在白人家庭的内部空间之外，这种伪善的接待方式，正是种族空间非正义的微妙体现。戏剧性的对比在高潮处彻底爆发。第一幕尾声，白人角色鲁斯、吉姆与卡尔之间爆发激烈言语冲突，甚至出现明显的肢体暴力倾向，而在此时，却是阿尔伯特立即上前劝阻，说出那句极具颠覆意义的台词：“慢着，咱们现在可得讲点文明。”（p.105）此刻，是黑人阿尔伯特以文明克制的姿态，劝阻白人鲁斯的失序与暴力。阿尔伯特的教养与鲁斯的冲动，形成宛如角色颠倒般的强烈对比。种族偏见的荒谬性，正于此刻昭然若揭：阿尔伯特被一道无形的藩篱阻隔于门边，他却恰恰站在那个边缘的位置上，成为了“文明”的真正捍卫者，偏见的虚妄，也在这道“无形藩篱”内外不言自明。

三、“破壁生根”：空间非正义的反抗

空间绝非仅仅是冰冷的物理容器，更是承载人类记忆、情感与身份认同的栖居之所。其中，家宅空间作为最基本的生存单元，其意义远超越砖瓦本身，正如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所言：“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Bachelard, 2009）因此争取安稳的家宅，是反抗空间非正义、践行空间正义的基石与起点。在戏剧中，白人夫妇林赛和史蒂夫意图对莉娜姨姥姥的故居进行豪华改造，这不仅是对家宅及其蕴含的温暖记忆和历史价值的消解，而且是绅士化进程的典型表征，是一种隐性的种族空间非正义。史密斯将“绅士化运动”解释为：“富裕的中产阶级通过低价购买城市贫民的住房并对其进行更新改造的过程，其结果是城市贫民被迫迁出该区，而导致该区的人口结构与物质环境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这种替代的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产生了绅士化动。”（Neil, 1985, p.164）该进程以“社区升级”为名，行文化抹除与经济排斥之实，不断侵蚀非裔居民的历史根系与生存空间。《克莱伯恩公园》中非裔莉娜面对这一切，她并未沉默而是选择言说。“叙述是一种地理和社会定位的行为，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构建与空间布局的过程。”（Sheffer, 2010, p.144）她以家族根脉与绅士化进程对非裔社群的驱逐为双重依据，展开了一场旨在“破壁生根”的空间非正义反抗。

莉娜的姨姥姥是五十年前斯托勒夫妇房子的买家，莉娜小的时候经常到此拜访和玩耍：“我过去常常在后院的树上爬” (p.183)，她依旧清楚记得在旧宅后院的树上玩闹的快乐时光，这份温暖的家宅是莉娜童年美好记忆的承载物。此外，莉娜的姨姥姥作为社区的第一位非裔居民，是之后搬入社区包括莉娜妈妈在内的非裔家庭的先锋，其故居不仅是个体家庭的物质寄托，更象征着一个族群打破种族壁垒、争取居住正义的历史开端。克莱伯恩公园社区见证了莉娜家族三代人在此“生根”的经历，本身亦是一部微观的抗争史。这里不仅留存着他们在歧视与困难中顽强生存的足迹，也容纳了整个家庭绵长的记忆，莉娜说她“与那段历史的连接为荣” (p.167)而且“这份连接仍然有价值” (p.167)。这座旧宅便是这份历史的承载物，它象征着莉娜家族的历史根系，与旧宅的连接不但为莉娜带来安全感，而且加强身为非裔的民族自豪感。它的存在使她与前辈的故事保持联系，也让这段历史在现实中继续被看见、被尊重。因此，当林赛和史蒂夫夫妇打算将房屋彻底改造，变成一栋带有鲤鱼池的现代豪宅时，莉娜的反对远不止出于对建筑规章的维护，更是因为这座老宅所代表的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奋斗记忆，也是一个群体艰难扎根的见证。对她而言，失去这座房屋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体验中某段历史的湮灭，更象征着特定家族记忆与群体生存轨迹的被置换。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不仅在情感上将成员联系在一起，更为群体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Zhulin, Duanhui, 2025, p.66)正是基于对记忆主体性的深刻认知，莉娜说道：“铭记这份记忆，这同样有其价值。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p.167)在她的价值维度中，记忆并非无意义的过往留存，而是承载着历史真实性与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这一主张既是她坚守自身信念的核心体现，也构成其捍卫家园合法性的关键理论支撑。莉娜所珍视的历史记忆，并非孤立的个体叙事，而是能够唤醒特定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精神纽带：它通过凝聚族群成员共通的历史经验与情感共鸣，构建起共享的族裔集体意识，在强化族群内部凝聚力的同时，有效缓解个体在主流社会语境下的身份焦虑，并助力族群主体性的自主建构，最终形成对抗种族维度下空间非正义现象的重要力量。

莉娜的反抗维度不断拓展，从捍卫自家旧居以守护个体与群体的历史记忆，到将抗争目光投向整个社区，她开始为克莱伯恩公园社区所有非裔住户的生存空间而战。莉娜所说的“请思考这场长期政治倡议背后的动机” (p.199)，直指绅士化进程背后既关乎种族、又关乎经济的深层系统性不公，以“破壁”之姿撕开绅士化的虚伪面纱。莉娜回忆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几乎一辈子都没在附近见过一张白人的脸，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p.184) 她所描述的正是美国郊区化运动时期的现实，即“都市外来人口的集聚、公共铁路交通的建立以及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就开始由城市中心向郊区化迁移” (Zhang Hairong, 2019, p.42)，而非裔群体受制于经济条件与住房政策，被排除在这场迁移之外，被迫滞留于逐渐衰落的城市中心。这种由阶级与种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空间非正义”，在几十年前几乎是被默许的结构性现实。然而几十年过去，情况变得不一样，当类似的非正义以“绅士化”的形式再次浮现，黑人莉娜发声反对，“这些变革使某些经济利益群体收益，而另一些群体则未能从中获益”进而被迫搬离，阻止绅士化运动进程。(p.201)“绅士化”表面上是社区的“升级换代”，但这种“升级”的代价往往是原有社区文化和居民的流失。莉娜深刻洞察到，一旦允许首个超规格豪宅落地，便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连锁反应：房价与生活成本飙升，最终迫使长期居住的非裔家庭因经济压力而集体迁离，遭受种族空间非正义的后果。莉娜因而成为社区空间的守护者与释义者。她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与敢于发声的行动力，坚定地反

抗由绅士化所带来的种族空间非正义。她在捍卫家宅的同时，也为自己与社群争取享有空间的权利，并守护属于非裔的文化叙事。

四、“共食同桌”：空间正义的愿景

空间正义从空间维度来挖掘社会正义内蕴，指向在空间生产、空间使用与消费过程中要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索亚认为：尽管绝对的空间正义难以实现，但它却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个经验分析的焦点，一个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靶子” (Soja, 2010)用以批判和矫正现实中的空间非正义现象。纵然达成完全意义上的空间正义很困难，但人类对其追求却从未停止。

《克莱伯恩公园》通过精准的语言运用与精妙的循环叙事方式，传达出对空间正义的美好愿景。剧中贝芙通过话语强烈表达出追寻空间正义的态度。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映射内心价值取向。第一幕中以社区整体利益维护者身份出现的卡尔，十分反对黑人家庭搬进自己所在的社区，他向斯托勒夫妇表达：不应该“不顾居住在该社区的人们的需求” (p.73)。对此贝芙反问道：“但他们难道就没有需求吗？” (p.74)贝芙的提问不仅仅揭示出卡尔言论中的双重标准，更证明了贝芙提倡居住权平等的观点。所有的个体无论种族如何都应该享有一定的空间基本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地域即是其一，不应该因为种族不同就被排除在社区之外，这表明出贝芙对于空间正义的坚守。之后当卡尔将不同族群之间饮食习惯的不相同当做彼此无法共用空间的理由时，贝芙回答说：“或许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对方的饮食习惯……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能聚在一起，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 (p.110)。贝芙的这番回应，早已超越对卡尔狭隘观点的简单反驳，而是将对空间正义的坚守，延伸到对不同族群共居空间构建路径的积极探索，她不再仅仅停留于捍卫“不被排斥”基本权利，更主动倡导以“相互理解”打破族群隔阂，为实现真正包容的空间正义提供了具象化的思考方向，清晰呈现出她对消除种族隔阂、构建包容性共同体空间的愿景。贝芙所设想的“大餐桌”不仅仅是一个集体用餐的场景，更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一个真正开放、平等和共享的社区空间。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在其中相遇、交流并共存。她所期望的并非同化或消除差异，而是基于承认差异而建立的理解与共鸣，从而朝着公正的空间秩序迈进。

在第二幕结尾处，1959年时空维度中的贝芙、肯尼斯及弗朗辛通过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进入到2009年的时空之中，重演了50多年前肯尼斯自杀当天的情景。这不是传统的倒序手法，而是通过时空并置的呈现方式来建构一种强烈的循环效果。它不仅在形式上打破线性叙事，更在主题上强化了历史重复性与空间正义诉求的延续性，暗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空间正义性的期待依旧存在着。诺里斯在此通过重现肯尼斯自杀前的情境来展现贝芙对空间正义的期待。当时，社区居民对战场情况误读，认为退伍的肯尼斯是滥杀无辜妇女儿童的战斗犯。他们强烈排斥肯尼斯，宁可把工作交给一个智障男孩，也不愿给他一丝生存空间，甚至孤立他们整个家庭，视其如“得了那该死的瘟疫” (p.98)。鲁斯一家被完全孤立于社区结构与公共生活之外，陷入极度艰难的处境。在这种极端压抑与绝望的环境中，肯尼斯穿着笔挺的军装，默默准备书写遗书，离开这个世界，而鲁斯也已不见踪影。然而，即便面对如此绝望的情境，贝芙依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她用极为坚定的语气向肯尼斯说：“但你知道，我觉得情况即将发生变化。我真的这么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过去的几年确实很艰难，我知道确实如此，但我真的坚信情况即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坚信这一点。” (p.240)

贝芙重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情况即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表达不仅仅是在安慰肯尼斯，更是在表达她内心坚定不移的信念：她坚信未来会向着更加公平与美好的方向发展，更折射出其对一种更具包容性、平等的理想空间的深切愿景。

第一幕发生在 1959 年，在结尾处，贝芙提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共食同桌”愿景，这不仅是对文化差异的接纳，更是她对理想社区空间的想象：一个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平等共处、彼此倾听的正义之地，表达了她对空间正义的期待。第二幕发生在 2009 年，在结尾处贝芙进入这个时空之中，再次以坚定且近乎预言般的语气告诉肯尼斯：“情况即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p.240）表明贝芙对未来包容和谐的社会空间充满信心，这两幕的结尾遥相呼应，构成了仿佛历史重演般的循环结构，均表达出其对于理想平等空间的向往。《克莱伯恩公园》通过人物话语与循环叙事，传递出对空间正义的深切诉求。贝芙以“共食同桌”的话语实践，以及她反复强调“情况必将好转”的坚定信念，不仅塑造了剧中重要的情感支点，更超越种族分野，构筑出指向融合、平等与希望的空间正义图景。此外，诺里斯还运用循环再现的叙事方式，在戏剧的结尾让观众再次看到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传达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依旧渴望空间上的正义与包容。同时提示人们只有正视空间非正义问题，并且主动寻找解决途径，才有可能真正打破循环，走向更加公平的未来。

五、结语

《克莱伯恩公园》中跨越五十年时空的非裔族群空间经验，揭示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与历史延续性。尽管半个世纪以来非裔群体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隐性的种族偏见与基于阶级的空间排斥导致的空间非正义依然存在。面对这一现实，非裔群体展现出拒绝沉默、积极抗争来争取平等空间权利的主体性姿态。剧作家诺里斯也借助角色话语，传递出对种族和谐共生、构建包容性正义空间的坚定愿景。该剧在当代美国戏剧中的独特贡献，正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种族戏剧对显性歧视与抗争事件的直接再现，转而以“空间”为棱镜，将种族问题的结构性延续与日常微观排斥巧妙熔铸于两代人的家庭变迁之中，从而开创了一种以空间叙事透视种族政治、以代际对话承载历史创伤的剧场美学，由此促使观众对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伦理观及其所遮蔽的不公展开一场深刻且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度山西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当代美国戏剧”（项目编号：2024SZ18）阶段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uo Qi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3041-4235>

Kong Ru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2-3859-496X>

References

Bruce, Norris. (2011). *Clybourne Park: A Play*. Macmillan.

加斯东·巴什拉(2019): 《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Bachelard, Gaston. (2019).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lated by Zhang Yij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Edward W. Soja. (2010).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11.00655.x>
- Jolie A. Sheffer (2010). "Recollecting, repeating, and walking through: immigration, trauma, and space in Mary Antin's *The Promised Land*." *MELU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35(1), 141-166. DOI: <https://doi.org/10.1353/mel.0.0079>
- Neil. Smith. (1985). "Gentrification and Capital: Practice and Ideology in Society Hill." *Antipode*, (03): 163-173.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1979.tb00135.x>
- Wiese, A. (2002). *Places of Their Own: African American Suburba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896267.001.0001>
- 王斐, 林元富 (2021); "重铸'山巅之城': 《说母语者》中的少数族裔政治空间重构", 《当代外国文学》(02): 60-67.
- [Wang Fei, Lin Yuanfu. (2021). Remolding "The City Upon a Hill":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Political Space in Native Speak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60-67.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21.02.011>]
- 张海榕 (2019): "都市化运动·都市话语·都市空间正义——论美国都市文学中的现代性进程",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38-46.
- [Zhang Hairong. (2019). *Urbanizational Movement, Urban Discourse and Urban Spatial Justice in American Urban Literature*.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 38-4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667.2019.03.005>]
- 赵毅衡 (2015): "论区隔: 意义活动的前提",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54-60.
- [Zhao Yiheng. (2015). *On Segregation: The Premise of Meaning-Making Activities*.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 54-60. DOI: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
- 朱琳, 段慧 (2025): "沉默与言说: 集体记忆视阈下《欧巴桑》中女性共同体的隐喻性构建",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 65-73.
- [Zhu Lin, Duan Hui. (2025). *Silence and Speech: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ommunity in Obas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 65-73.]